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兩花香
第一種 今覺樓 陳益菴 惺齋□樂

世人要享快樂，只須在心念上領略，則隨時隨地俱享快樂，切莫在境界謀求，不獨奢妄難遂，反多愁苦無休。試看陳畫師，不過眼前小就，便日日享許多自在快樂之福。誰個不能，那個不會？讀者須當悟此。

予嘗譏二句，曰：「福要人會享，會享就多福。」要知人若不會享福，雖有極好境界，即居勝蓬瀛，貴極元宰，怎奈他心中憂此慮彼，愁煩不了。視陳畫師之小局實受，反不如也。人能安分享樂，病也少些，老也老得緩些，福也受得多些，壽也長些。陳畫師即現在榜樣也。

崇貞年間，揚州西門外有個高人，姓陳，名正，字益庵，生得丰姿瀟灑，氣宇軒昂，飄飄然有出塵之表。家甚淡薄，只一妻、一子、一僕。幸西山裡有幾畝旱田，出的租稻，僅僅供食。這人讀書不多，因看破人世虛幻，每日只圖享樂。但他的樂處，與世人富貴榮華，酒、色、財、氣的樂處不同。

他日常說：「文人有四件雅事，最好的是琴、棋、書、畫。要知彈琴，雖極清韻，必須正襟危坐，心存宮商，指按挑剔，稍不留意，即失調矣。我是個放蕩閒散的人，那裡奈得，所以並不習學。又如著棋，高下對敵，籌運思維，最損精神。字若寫得好，親友的屏軸，斗方、扇條，應酬不了。且白求的多，我俱不為。四件之內，只有尾上的繪畫一件，任隨我的興趣。某處要山就畫山，某處要水就畫水，某處要樓台樹木，就畫樓台樹木。凡一切風雲、人物、花鳥、器用，俱聽我筆下成造，我所以專心學畫。若畫完一幅，自對玩賞，心曠神怡，贈與知音，彼亦快樂。」每喜唐伯虎四句口號，云：

不煉金丹不坐禪，不為商賈不耕田。

閒來畫幅青山賣，不用人間作業錢。

陳畫師因有了這個主意，除賣畫之外，一應詩文，自量自己才疏學淺，總不撰作，落得心無罣礙，只是專享閒樂之福。就在西門外高崗上，起蓋了三間朝南小屋，安住家口。苑闊約四、五丈，栽草花數種，如月季、野菊之類，並無牡丹、芍藥之貴重的，周圍土牆柴門。苑之東南上，起了一間小樓，樓下只可容三、四人，一几四椅，中懸條畫，几上除筆硯之外，堆列著舊書□餘部，用的都是沙壺、瓦盞。樓上起得更加細小，只可容二、三人，設有棕榻、小桌，四面推窗明朗。樓之南面，遙望鎮江、長山一帶雲樹、煙景。樓之北面，正對著虹橋、法海、花柳、林堤。樓東一望，各花園亭閣，高下參差。惟樓西都是荒墳、荒塚。

陳師坐此樓，自知往日之塵勞盡去，頓生覺悟。因題「今覺樓」三字匾，懸於下層。又譏一封聯黏柱，時刻自省，兼以省人。聯云：

覺性凡夫登佛位，樂心斗室勝仙都。

此聯重在「樂」、「覺」二字，所謂「趣不在境」也。樓之上層，曾有客登此樓，西望盡是高低墳墓，每云不樂。師因曉之曰：「昔康對山構一園亭，其地北邙山麓，所見無非丘隴。客訊之曰：『日對此景，令人何以為樂？』對山曰：『日對此景，乃令人不敢不樂。』我深敬服。其所以起樓在荒塚旁，原是仿此。今每日目睹此累累者，皆是催我急急行樂，不容少緩也。因又譏一聯，黏上層柱，云：

引我開懷山遠近，催人行樂塚高低。

陳師自立規矩，每日上半日畫些山水，賣得筆費，以為沽酒雜用。凡有求畫之人，都在上半日相會，一到午後，便停筆不畫。一應親友，令小童俱答外出，卻在樓上，任意顛狂笑傲。夏則北迎保障，湖內蓮葉接天，荷花數里，或科頭裸體，高臥榻上，或乘風透涼，斜倚欄邊。世之炎暑，總不知也。冬則西崗一帶，若遇有雪，宛如銀裝玉琢。否則閉窗垂幙，爐燒檮杌，滿室烘烘，世之寒冷總不知也。春秋和暖，桃紅柳綠，梧翠菊黃，更自快心。每日清晨向東遙望，瞳瞳朝氣，生發欣然。每日午後，虹橋之畫船、蕭鼓，恒舞酣歌，四時不絕。

陳師曾遇異人，傳授定慧功夫，靜坐樓上，任意熟習。少有倦怠，或緩步以舒身體，或遠眺以暢神思，或玩月之光華，或賞花之嬌媚，或隨意吟幾首自在詩文，或信口唱幾支無腔詞曲，或對酒當歌，或談禪說偈，種種閒樂，受用甚多。

但陳師的性情，落落寡交，朋友最少，只有兩人與師契厚。一個是種菜園的，姓李。只因此人鄰近不遠，極重義氣，所以時常來往。一個是方外僧人，諱名「懶和尚」。一切世事，俱不知曉，只喜歡坐念佛，偶然說出一句話來，到有許多性理，所以時常來往。

這兩個人酒量甚小，會飲。每人不過四、五杯，就各酣然。陳師每常相會，也不奉揖，也不套話，也不謙上下，只一拱手，隨便就坐。且這賣菜李老，並不衣帽，惟粗粗短衣、草鞋，賣完了菜，就到陳師樓上閒玩。若遇飲酒，就飲幾杯，桌上放的不過午飯留下的便肴一、二碟。這「懶和尚」不吃葷腥，只不戒酒。若是來時，不過腐乾、鹽豆佐酒。

隔幾日，賣菜的李老，也煎碗豆腐□師和尚，到他家草屋裡飲樂。因陳師的小樓在荒郊野外，忽一夜有六個強盜，點明火把，各執器械，打開陳師門，嚇得陳師連叫：「大王，憐念貧窮，並無財物。」眾盜周圍照看，並無銅、錫物件，即好衣也無，正在搜劫，忽聞門外有多人吶喊捕捉。眾盜慌張，既無財可劫，又聽眾聲喊叫，一哄而散。原來，是賣菜李老，在竹籬內探知盜至師室，因叫起眾鄰救援。陳師知道，感激不已。

自後過了兩個多月，又見一軍官騎著馬，帶了三個家人，捧著杯緞聘禮，口稱：「北京來的某王爺，聞師畫法精妙。特來請師往京面會。」禮拜之後，力辭不脫，陳師亦有允意。忽見「懶和尚」到來，同見禮後，向來人說：「既承好意遠來，屈先暫回，待僧人力勸陳師同去。」來人聞言，遂將禮物留下送別。

這「懶和尚」拉陳師密說：「我等世外高人，名利久忘，只圖閒樂，何苦遠到京都，甘受塵勞？可將妻子、僕人，暫移鄉村，只留我僧人將禮物壁回，推陳師得病，已搬西山服藥。」陳師依計。

次日，來人見畫師藏躲，因無罪過，遂而辭去。續後聞得聘到京都之人，俱遭罪辱，方信懶僧高見。陳師遲了幾日，知京人已散，復又至小樓，仍舊安享閒樂。每常自撰四句俚詠，云：

崗上高樓整日間，白雲飛去見青山。

達人專領惺惺趣，不放晴明空往還。

又常述大義禪師，傳授密訣八句，普示人眾，云：

莫只忘形與死心，此個難醫病最深。

直須提起吹毛利，要剖西來第一義。

瞪起眼睛剔起眉，反覆看渠渠是誰。

若人靜坐不施功，何年及第悟心空。

陳師後來老而康健，壽至九□六歲，無病而終。予曾親見此老，強壯不衰，乃當代之高人，誠可敬、可法也。陳師所生一子，承繼父業，家傳的畫法，甚是精妙。其契友李菜傭、懶和尚，壽高俱至九□以外，總因與陳師薰陶染習而致也。

惺齋□樂

樂於知福人能知福，即享許多大福，常常自想念，今幸生中國太平之世，兵戈不擾。又幸布衣蔬食，飽暖無災。此福豈可輕看，反而思之。彼罹災難，困苦饑寒病痛者，何等淒楚。知通此理，即時時快樂矣。

樂於靜怡不必高堂大廈，雖茅簷斗室，若能凝神靜坐，即是極大快樂。試看名韉利鎖，驚風駭浪，不知歷無限苦楚。我今安然，靜怡性情，此樂不小。惟有喜動不喜靜之人，雖有好居室，好閒時，纔一坐下，即想事務奔忙，乃是生來辛苦之人。未知靜怡滋味，又何必強與之言耶！

樂於讀書聖賢經書，舉業文章，皆修齊治平之學，人不可不精心精研，以為報國安民之資。但予自恨才疏學淺，年老七十餘歲，且多病多忘，如何仍究心於此，尚欲何為乎？目今惟將快樂、詩歌文詞，如邵子、樂天、太白、放翁諸書，每日熟讀吟詠，開暢心懷而已。又將舊日讀記之得意書文，從新誦理，恍與聖賢重相晤對，復領嘉訓，樂何如耶？

樂於飲酒予性喜飲酒，奈酒量甚小，每至四、五杯，則熙熙皞皞，滿體皆春，樂莫大焉。凡酒不可夜飲，亦不可過醉，不但昏沉不知其樂，且有傷臟腑也。

樂於賞花觀一切種植之花，須觀其各有生生活潑之極，裊裊嬌媚之態，不必限定牡丹、芍藥之珍貴者，隨便各種草木本之花。或有香，或有色，或有態度，皆為妙品。但有遇即賞，切勿辜此秀色清芳也。

樂於玩月凡有月時，將心中一切事務，盡行拋開。或持杯相對，或靜坐清玩，或獨自浩歌，或邀客同吟。此時心骨俱清，恍如濯魄冰壺，置身廣寒宮矣。此樂何極！想世人多值酣夢，聽月自來自去，深可惜哉！

樂於觀畫畫以山水為最，可集名畫幾幅，不必繁多，只要入神妙品。但須賞鑒之人，細觀畫內有可居可游之地，心領神怡，將予幻身恍入畫中，享樂無盡，不獨滄海淒然，移我性情也。

樂於掃地齋中掃地，不可委之僮僕，必須親為。當操箕執帚之時，即思此地非他，乃我之方寸地也。此塵埃非他，乃我之沉昏俗垢也。一舉手之勞，塵去垢除，頓還我本來清淨面目矣。迨掃完靜坐，自覺心地與齋地俱皆清爽，何樂如之。

樂於狂歌凡樂心詞曲、詩歌，熟讀胸次，每當誦讀之餘，或飲至半酣之時，即信口狂歌，高低任意，不拘調，不按譜，惟覺我心胸開朗，樂自天來，直不知身在塵凡也。

樂於高臥睡有三害：曰思、曰飽、曰風。蓋睡而思慮，損神百倍；飯後即睡，停食病生；睡則腠理不密，風寒易入，大則中厥，小亦感冒。除此三害，日日時時，俱可享羲皇之樂。不拘晝夜，靜臥榻上，任我轉側伸舒，但覺身心快樂，不減淵明之得意也！